

漱水书灯照路远

□ 前卫

家乡《吕梁日报》李牧老师盛情相邀，嘱我写一篇关于读书的文章。初闻此言，心下既感惶恐，又觉惭愧。一来我与李牧老师虽未谋面，却因文字结缘、倾盖如故，至今仍是“线上知己”，缘慳一面。只闻得先生性豁达、好诗酒、清俊通脱、抱朴含真，既有文人风骨，又怀赤子之心，如此厚爱雅意，焉敢推辞？二来“何谓读书？为何读书？如何读书？读书何用？”此四问，古往今来无数宏儒硕学早已剖幽析理、阐精发微，传世文章珠璣满目、蔚为大观。我乃晚辈后生，才薄智浅，学识浅陋，纵有刍荛之见，亦不敢妄谈高论。思前想后，不如敞开心扉、坦诚相告，将自己数十载读书、藏书、辨书、著书之所长所历、所思所感，如实向家乡父老作一番汇报，纵有不当之处，权当游子在外，对故乡山水的一次通拜与闲话家常。

【读书】

我生在吕梁小邑，长在漱水岸畔。故土乡亲勤劳朴实，多以稼穡为本。可惜当地十年九旱，黄土漫天，自当便是穷乡僻壤。各家各户终日奔波于生计，日子困顿拮据，家中除了孩童课本，几乎无何物可读，更有多数人不知经史子集为何物。据清代《临县志》记载，我家祖上在明清年间，曾是乡邑数一数二的诗书门第，科甲蝉联、人才辈出，出过为宦清廉、名声赫赫的进士、举人，廩生、贡生、监生、生员数不胜数。虽然后来家道中落、荣光不再，却仍留存一缕读书遗风。家中书籍不算丰富，却有小小一木橱，杂陈着旧籍残编。先父毕业于临县一中，早年曾有过短暂执鞭于教经历，深谙读书之理，自我呀呀学语之际，便督促我读书习典，以立根本。

尤为幸运的是，先父为人宽容、思想开明，从不拘泥于“子曰诗云”的所谓“正统”，逼迫我死记硬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一类幼童蒙书。我记忆中读过的第一本课外书，便是家中旧藏的石印插画本《聊斋志异》。封面插图至今记得是《官梦弼》一篇，内文配有古雅插画，间有简注，却无白话文。彼时年幼识字不多，却故作老成、捧书朗诵读，碰到不认得的生字，便随口以“啥”字替代。常常一篇短文，“啥啥啥”之声占八九，惹得家人与街坊邻居捧腹大笑。饶是如此，先父从不斥责，反倒耐心引导，用铅笔为我标注生字拼音，特意择取《骂鸭》《偷桃》《狼》《促织》等短小易懂的篇章，教我识字字、知其事、明其义。也正是这份启蒙，让我自幼蒙受蒲松龄先生瑰丽意境的熏陶，浸染文言之功底，或许便发端于此。

故而，幼年每个夜晚来临，做完学校功课，便是我的读书时间。一盏灯，一卷书，一个少年，寒暑皆然。久而久之，睡前读书便成了刻入骨髓的习惯，至今雷打不动。家中的书毕竟有限，我还四处打听左右邻舍谁家有余书，主动上门装模作样拿起扫把帮忙扫地，只求换得借书一读的机会，恰如清代袁枚《黄生借书说》中笔下窘迫书生黄允修一般。借来的书籍，多是《三侠五义》《施公案》《杨家将》等公案平话，或是金庸、古龙、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虽非经典史籍，却也读得津津有味、受益匪浅，以至于年少心热，竟还东施效颦，在课堂上偷偷执笔，写了一部近二十万字、名为《江湖情仇》的“小说”。后来还屡屡给《吕梁日报》投稿“时评”，好在得到报社高丽萍老师的提携鼓励，发表了一些“小豆腐块”。但如今回想，只觉稚拙可笑。但庆幸的是，正是当年读书埋下的种子，终究破土而出。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参军入伍，行囊简单，只随身携带一本汉语辞典。好在部队图书馆藏书琳琅，让我真正有机会接触《尚书》《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大部头经典，也让我愈发痴迷历史典籍。在基层连队当战士的那几年，白天摸爬滚打，身心俱疲，夜晚熄灯后，仍

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读书，被战友戏称为“书痴”。幸而连队指导员惜才爱才，破例允许我熄灯后到学习室读书，渐渐学有所得，给军区《前卫报》和驻地报刊、电台投稿并获发表，甚至因一篇几百字的小文章《谁是“愚人”？》，报道基层连队一名战士以“愚人节”为由假传命令，造成负面影响，提出军人不宜过洋节这一观点，获得了当年度军内新闻最高奖项，让我有机会调入部队机关政治部专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为后来的入军求知、媒体从业夯实了基础。这份袍泽情谊，至今铭记于心。日复一日，读书于我，早已如同一日三餐，不可暂缺。若有一日不读，便觉心中空落落的。

读书究竟有何用？又该如何读？我辈后学，不敢妄下论断，深以为荀子所言极是：“君子之学，入乎耳，着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读书之要，最终在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落实到一言一行之中，而非拿来炫耀谈资、附庸风雅。有人读书，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读完不知所以；有人读书，囫圇吞枣、一知半解，自以为博学；更有人读书，不分良莠、歪理邪说照单全收，如此读书，反倒不如不读。其实一个人读什么书，理当精挑细选，恪守“始乎博，终乎约”之理——既要广泛涉猎、开阔眼界，更要有侧重、精研一门，最关键的是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明代理学巨擘陈白沙有言：“以我观书，随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茫然。”此语平实恳切，值得每一位读书人深思谨记。

【藏书】

自古以来，多以藏书为癖，汗牛充栋为乐，我亦不能免俗。我的藏书之路，始于部队机关政治部工作时期。那时负责图书馆的是一名麦姓宣传干事，与我交好，每每外出采购图书，必携我同行，我也得以凭借极低折扣，购得心爱典籍。《资治通鉴》《淮南子》《搜神记》等经史典籍，便是那时收入囊中。

脱下军装退出现役定居北京，进入国社工作后，手头渐宽，我便定下规矩：每月将薪资三分之一作为购书专款，数十年不曾间断。北京早期地坛书市，人声鼎沸，盛况空前，出版社库存旧书堆积如山，折扣极低，善本颇多，成为我书探宝的首选之地。中华书局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乃是正史之外极为珍贵的史料，涵盖唐宋39种、元明24种、清代42种，当年在书市中，些许破损之本散落满地，一本只需几块钱便可购得，我悉数搜罗、配齐整套，视若珍宝。忆得当时电视热播康熙九子夺嫡剧集，雍正篡位之说众说纷纭，我在书市购得残缺本《永宪录》，恰正亲著《大义觉迷录》，细加研读，方知史事来龙去脉，真乃端倪。还有某电视台一档爆火的节目上，某专家张冠李戴，把前朝已死的人物放在当朝去抄没官民家产，我以正史记载、档案文献，并以当时朝中重臣笔记为证，让这位专家黯然失色，承认谬误。藏书之趣，尽在这般意外所得。

我的藏书，也逐渐开始从广博渐趋专精。先是置买工具书：《辞海》《辞源》《尔雅》《说文解字》、历代职官辞典、《古籍书名辞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案头常备，以备查考；再循经史子集，广为收纳；诸子百家集成、历朝正史、野史笔记、各代会典、部分帝王起居注与实录，“三通”《文献通考》《通典》《通志》、《全唐诗》《全宋词》《全元曲》《昭明文选》，李杜白苏等名家文集，《群书治要》等历代治世典籍；更因我潜心研究古地图与历史地理学，各类地方志、边疆史地研究、一统志，以及《水经注》《禹贡》《徐霞客游记》《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元和郡县志》《方輿胜览》《诸蕃志》《太平寰宇记》等史地经典，皆一一搜罗。

当然，藏书一不是显摆炫耀。每每新书得之归家，必净手折封，盖上印章，按类别放入书橱，以备查阅。若有人做

客看到后试图借读，必以“书与妻，概不外借”之语自嘲拒之。二不是盲目盲从。同样一本书，什么出版社、什么版本、校注者何人皆需细细考量。如史学典籍，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之影印本或名家精校本，乃是必藏之选；古典小说、帝王传记、世界名著，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之系列版本，皆为上乘。此外，出差各地时，泡旧书店、访古书摊，亦是一大乐事。我曾在浙江衢州购得八册光绪年间石印本《聊斋志异》，纸页泛黄，但字迹清晰，插画精美。又在福建莆田于一堆旧物中翻出民国初年的整套《绣像红楼梦》，绣像细腻，令人爱不释手。还在宁夏书摊觉得晚清版《异域录》。这些旧籍虽耗资不菲，却可称得上是凤毛麟角的藏书至宝。为了它们，我甘愿一连数月多食菜粥、少买肉腥，拒绝宴请应酬而乐此不疲。个中滋味，只有同好方能体会。

如今藏书渐多，堆陈满室，虽有“落落大满，素蟬灰丝时蒙卷轴”之况，却得宋儒尤袤所言境界：“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拥书自守，静心品读，实乃人生至大至真之乐事。

【辨书】

先贤有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世人常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却不知书中讹误疏漏，牵强附会比比皆是，著书者立意高下、学识深浅不一，若盲目轻信、以讹传讹，为害甚大。读书之人，当沉心钻研、细心考证，辨别真伪、去伪存真，方不负读书之名。

记得《论语·乡党》有云：“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负版者。”其中“式负版者”一句，历代名家注疏各有说解：唐邢昺《论语注疏》言“负版，持天下国土户籍图籍”；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注“负版，持邦国图籍者”；清刘宝楠《论语正义》谓“负版非负物，乃掌国土版籍之吏”。

诸家皆为权威大儒，然细究先秦礼制与史实则不难发现，其注疏尚存瑕疵。先秦时期，邦国版图、户籍册乃国家重器，藏于秘府，严加守护，极少示人，更不可能有人公然背负、行走于道路之上。“版”虽有版图户籍之义，“式”（轼）虽为乘车致敬之礼，但孔子驾车出门，在大街上所遇之人，怎么可能堂而皇之背负秘府图籍穿梭市井？以孟子“傅说举于版筑之间”为证，“版”亦指筑墙夹板。结合孔子见不同人而行不同礼的语境，此处“版”或可推测是制作版图户籍的专用木板，关乎国本、象征礼制，远非寻常器物可比。孔子见之俯身扶轼致敬，实为敬国本、重礼制，如此解读，方合情理。

又如古典名著《红楼梦》，历来红学研究者众多，不少人沉迷探骊索隐、钩深致远，却多有生拉硬拽、穿凿附会之弊。我个人的体会是，若多读明清史料，熟稔时代风物、礼仪服饰、方言俗语，便可知诸多所谓“隐喻”，不过是作者信笔为之、调侃读者。若一味陷于索隐派的路子，一定会刚刚窥见端倪，又陷入层层新的迷雾。就像刘姥姥所尝的那道“茄鲞”，若真按王熙凤口中所言法子炮制，实则繁复失真，恐难以下口，这背后何尝不是作者对豪门奢华近于荒诞的一种调侃？

类似这样的“辨”，对读书人而言大有裨益。书海浩瀚，讹误比比皆是，若能于阅读之中识别一二，纠正前人之失或自证其误，那种与古人对话商榷、豁然开朗的感觉，当真是读书人莫大的荣幸。这也时刻提醒我们，读书要有几分疑心，几分求证，切不可盲从权威，人云亦云。

【著书】

这些年，我的几部拙作陆续出版，还有幸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按坊间

说法，算是一名正经八百的“作家”。但我心里明白，这个身份沉甸甸的，更多意味着一份责任与如履薄冰的惶恐，不敢有丝毫自满。

我真正迈入著书的门槛，最初的由头竟是一句玩笑话。前些年图书市场兴盛，新书层出不穷，却也泥沙俱下，胡拼乱凑者有之，错讹离谱者有之，盗版书籍猖獗泛滥，一度让我叹“无好书可买”。一位老友闲聊时笑言：“既然买不到称心之书，何不自己动笔写写？”

本是戏言，当时不过一笑了之。后来由于单位委派我对口负责国家测绘局的新闻报道，便痴迷古代中国地图文化脉络探秘，机缘巧合结识中国地图出版社的朋友，盛情邀约，让我写一本地图历史大众科普读物，方才下定决心一试。

为此，我遍访名家、虚心求教，埋首故纸堆、潜心考证，一字一句斟酌下笔，一部一部慢慢写就。《地图：谁主沉浮？》《地图生死劫》系列，聚焦古地图文化；《走近地球之巅》《这就是山东》，致力现代地理科普；《今夜有局：人间诗宴》记叙古人诗酒轶闻。还有一些其它随笔、诗词集子，也给中央电视台的一些地理主题节目负责撰稿。这些作品问世后，既得学者方家批评指正，也蒙前辈师长鼓励首肯。但写得越多，读得越多，就愈觉得自己笔稚才疏，与真正的“著书”二字相去甚远，常常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生怕谬种流传，误人子弟。

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有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著书立说，关乎文脉传承、世道人心，万万马虎不得。敷衍不得，必须字字求真、句句求实，经得起历史检验、后人推戴。我虽才疏学浅，唯愿秉持善念、坚守初心，将读书所得、治学所悟付诸笔墨，明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让文字有温度、有风骨、有实意，若能为后世读书人略尽绵薄之力，便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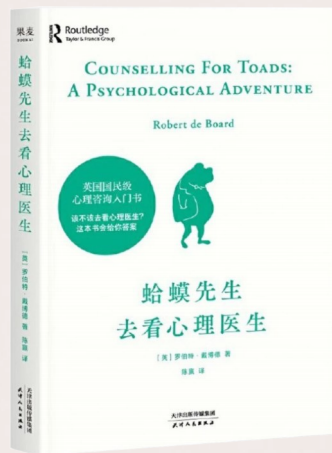
行文至此，夜已深沉。走到窗前，望见京城还是灯火璀璨，猛然想起四十多年前故乡漱水河畔的那些夜晚。那时候，一盏孤灯下，一个小小少年捧着一本残缺的《聊斋志异》，端坐在炕头小桌上，在父亲慈爱的目光下，用一连串的“啥”字，读完了人生第一个志怪故事。簌簌作响的窗外，是吕梁山的千沟万壑，是漫天的黄土与星辰，而书页之间，却是一个无边无际、可以任意驰骋的世界。

许多年后，我走过了许多地方，用过了许多比当年漱水灯光明亮无数倍的各式灯具。但每次翻开一本书，那份最初的、怯生生的喜悦与敬畏，从未改变。书，对我而言，从来不是敲门砖，它是装饰品，甚至不全是知识的载体。它更像是一位沉默而耐心的长者，在我孤独时给我陪伴，在我迷茫时给我微光，在我得意时让我清醒，在我困顿时给我力量。漱水点亮的的那盏灯，一直照亮我的脚下，让我勇敢前行，行稳致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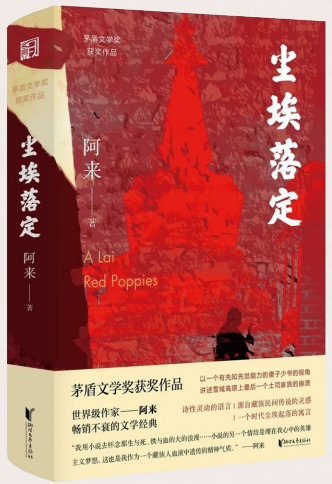
我写了这么多，回过头看，其实只是四个字：开心见诚。把自己读书的经历、藏书的痴迷、辨书的谨慎、著书的惶恐，原原本本地告诉家乡的父老乡亲。我深知，与那些宏儒名家的传世文章相比，我的这些文字，不过是漱水河畔一株不起眼的草木，沐过同样的风雨，看过同样的月亮，如今向故乡的方向，微微摇曳，发出一点属于自己的声音。

如果这篇小文，能让家乡的一个少年在某个夜晚，生出一丝翻开书本的好奇；能让某一位乡亲在忙碌的间隙，想起书架上那本尘封已久的旧书，那便是我莫大的荣幸。愿我们吕梁儿女，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日子是苦是甜，心里都有一盏不灭的书灯照亮远方，照亮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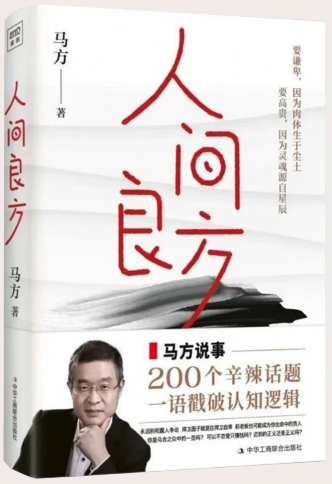
好书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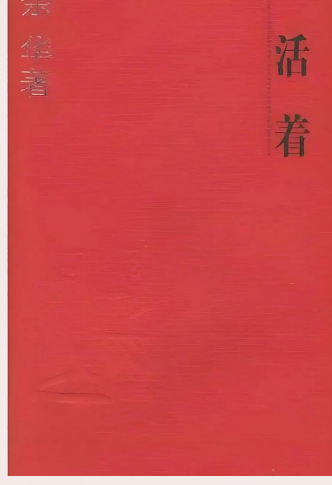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
作者：罗伯特·戴博德/陈赢译
书中借蛤蟆的疗愈之旅，清晰剖析童年印记、情绪内耗与人格困境，通俗易懂又直击内心。它让我们看清自己常因在孩童委屈与长辈苛责里，忘了以成熟心态接纳自我。真正的救赎从不是依赖他人开导，而是学会正视情绪、读懂过往、主动与自己和解。



《尘埃落定》
作者：阿来
《尘埃落定》不仅是一部关于藏族土司家族兴衰史的小说，更是一部关于人性、权力、爱情的深刻探讨。它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和多面性，也让我们更加珍惜那些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依然能够保持本真和善良的人。读完这本书，我仿佛经历了一次心灵的洗礼，对人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感悟。



《人间良方》
作者：马方
作者马方围绕社会现象、人际关系、家庭伦理、职场生存、个人成长等200个话题，以独到视角进行深度解析。这本书有效帮助我提升了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让我的认知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活着》
作者：余华
主人公福贵早年家境优渥，后来人生一路跌落，家底败光后，在岁月里熬过战乱饥荒，一次次承受亲人离去的悲痛。这辈子尝遍了苦，到最后只剩自己伴着一头老牛度日，却始终踏踏实实守着日子，凭着一股韧劲好好活下去。这本书直白道出最真切的道理：人认真过日子，踏实活下去，本身就是最珍贵的意义。

讀書

(第二十二期)

好一个“辨书”!

□ 冯海砚

世人读书，多爱谈博览之趣、藏书之乐、著书之名，往往忽略读书最关键的一重境界——辨书。前卫先生似乎在有意突破这一世俗。从其《漱水书灯照路远》一文中之以看到。

与其看到其少年苦读的赤诚、经年藏书的执着，不如更多地去体会他深耕书海数十年，始终坚守的“辨书”之心。所谓辨书，不是刻意质疑、刻意反驳，更不是否定先贤、哗众取宠，而是带着敬畏之心读书、带着审慎之心治学，不盲从、不迷信、不偏执，于经典中察疏漏，于定论中求真知。

特别作者先生品读《红楼梦》的思辨感悟。红学研究源远流长，无数研究者深耕其中，沉迷于各类隐晦喻、深奥索隐，过度解读、穿凿附会的论调层出不穷。许多读者跟风盲从，深陷各类虚无解读，本末倒置、偏离文本本心。而先生跳出固有研究框架，结合明清史料、时代风物、礼仪民俗、方言俗语细细辨析，看透诸多所谓“深层隐喻”，不过是作者信笔为之的调侃戏谑。王熙凤口中繁复失真的“茄鲞”做法，看似精致奢华，实则荒诞失真，难以下口，本质是作者对豪门奢靡生活的讽刺调侃。这般辨析，褪去了过度解读的浮华，回归文本本身的质朴，让读书摆脱了牵强附会的桎梏，读懂文字背后的真情与深意。

辨书，是读书人的底气，更是读书人修行。博览群书让人开阔眼界，藏书盈室让人沉淀底蕴，而明辨慎思让人守住本心，增长智慧。读书者若无思辨，再多积累也只是堆砌文字、储存知识，终究是“以书博我，释卷茫然”；唯有带着辨析之心读书，主动甄别、独立思考、求真务实，方能做到“以我观书，随处得益”，让书本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当下时代，信息泛滥、书籍纷繁，碎片化内容充斥网络，各类书籍良莠不齐、观点鱼龙混杂，辨书更是不可或缺之“茄鲞”做法，看似精致奢华，实则荒诞失真，难以下口，本质是作者对豪门奢靡生活的讽刺调侃。这般辨析，褪去了过度解读的浮华，回归文本本身的质朴，让读书摆脱了牵强附会的桎梏，读懂文字背后的真情与深意。

在古地图研究、文史创作领域深耕精进、自成格局。

读书的终极意义，从来不是积累文字、堆砌学识，而是启迪心智、开阔格局、涵养风骨、明晰事理。博览是基础，藏书是积淀，著书是传承，而辨书，是贯穿始终的核心。没有辨析的博览，是囫圇吞枣；没有思辨的治学，是故步自封；没有求真的创作，是空洞无物。

好一个“辨书”！它是读书人对抗浮躁、坚守本心的底气，是突破桎梏、迭代认知的密钥，是传承文脉、求真笃行的根基。愿我们每一位读书人，都能怀揣思辨之心，坚守求真之道，于书海遨游中明辨是非、洞察真像，让每一次阅读都有沉淀，每一份创作都有成长，以书灯为引，以思辨为翼，行稳致远、向阳生长。